

嘉祐集

嘉祐集卷之三

權書下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
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
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
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
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

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忘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謫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

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韜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
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
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
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
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
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
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一人
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
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

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
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
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

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

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
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
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
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
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
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
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
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
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
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
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

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
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
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旣喪齊亦不免矣燕趙
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
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
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
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
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
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

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
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
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
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
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
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
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
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
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
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
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
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
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

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
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
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
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
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
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
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
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
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
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
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
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
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
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